



诗艺探索

黄邦君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诗 艺 探 索

黄 邦 君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30千字 2插页

印数 1—5,35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706 定价: 1.50 元

D046/14

目 录

寒星诗论·····	(1)
论张克诗歌的朴素风格·····	(16)
钟华诗歌概观·····	(32)
黑星星的光焰·····	(42)
金色的笙歌·····	(55)
意象叠加、现代手法与传统·····	(73)
诗的远距离比喻·····	(86)
再谈诗的远距离比喻·····	(91)
“朦胧诗”刍议·····	(97)
诗的“自我”·····	(103)
诗，在寻求新的表现·····	(110)
形象感受与构思·····	(129)

谈“诗味”	(127)
“诗眼”的艺术	(138)
热烈深挚的恋歌	(143)
沉稳厚重的抒情	(148)
浅谈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152)
笋脱壳而成材	(159)
在古原上寻求新的诗美	(165)
笛音与市声	(170)
在求索中迈进	(177)
理性、意象与角度	(183)
从葡萄，到矿灯	(190)
哲思·意境	(199)
江山壮美，诗情豪宕	(206)
军人的抒情	(212)
山乡的田园抒情诗	(224)
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	(236)
白居易诗论略	(251)
论白居易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266)
浅谈白居易的自责诗	(281)
后记	(290)

寒 星 诗 论

寒星同志是较有成绩、较有影响的诗人。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已经走过三十六个年头。他的创作道路是崎岖而曲折的，在“之”字形的山路上，签署着诗人深深浅浅的脚印。但诗人是倔强而执着的，这就注定了他倔强而执着的追求。诗人十二岁随军南下时在《鸭绿江上》对不畏风雨雷电而破浪迎击的白帆的礼赞，我们似乎已从中窥见诗人早期创作个性及气质的雏型。诗人正是鼓荡起这样一张生命的帆在诗海远航，即便遇上暗礁、险滩，甚而遇到了历史的断层，他仍执着地留下那些航海日志，为人们考查历史的风暴，提供了可靠的诗的资料。

寒星的创作颇为繁富。我们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将他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风始趋成熟，表现为清新、隽永；后期诗风则迥不相同，表现为深沉、凝重。近来，寒星的创作势头较好，作品层出。谨以自己的一管之见，对寒星的诗歌创作作一分析，请作者及诗家指正。

寒星前期的创作，除少数几首反映部队生活的外，有不少作

品是以东北工业和川江风物为题材的。其中,《钢铁的湖》和《山外青山楼外楼》,通过对钢铁瀑流、湖泊的比喻和对重庆山城特殊风貌的状写,表现了诗人早期飞驰的想象和描摹形象的能力。但是,真正地崭露诗人创作才华,基本形成诗人前期清新、隽永风格的,还是诗人到贵州后写下的那些饶有地方特色的篇章。一九五七年的“左”倾路线,把诗人命运的风帆从上海送到了贵州的山海。寒星并没有沮丧和颓唐,而是追求和进取,从贵州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汲取诗的养分。于是,诗人谒遵义,登娄山,串侗寨访苗村,写下了不少作品,把诗人的创作推向了第一个高峰。

寒星对革命圣地的抒写是无比虔诚和崇敬的,多为登临感物,直抒胸臆之作。在俯仰今昔和缅怀革命业绩中调动联想和想象,从而赋予形象 and 情思。如《娄山关》:“大娄山,/苍龙落自九天;/娄山关,/龙角上一顶金冠。//关头古松招展,/——插天的绿剑!/关底万峰聚攒,/——虬龙的鳞片。”接着缅怀了当年霜晨月下,残阳血照的悲壮景象,展示继往开来的主题。《登凉风垭七十二拐》写得颇为天风浩荡:“云从足下生,/山在云中埋,/举头望天宇,/茫茫一片白。//路,/何去?/山,/何在?/人行山中不见山,/车驰云天滚万雷。//猝然千簇金矢穿云海,/头顶一线天开,/七十二叠素绢自天下,/一派雄风深谷来。”诗人登临这个特殊的地方,见山路复环,云海天开,把黔北高原著名的七十二拐的云蒸雾漫、峰回路转的境界形象地描绘出来了。此外,《大娄山礼赞》、《乌江渡》抒发了诗人的豪情壮志;《饮马泉》、《娄山鸟径》则借助革命传说,把人们引入故事的遐想。

寒星前期的诗,注重形象的捕捉和情绪的渲染,不少作品呈现出浓厚的诗情画意,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试看《苗岭春暮》:

远山隐进云雾，
桐花遮断小路，
秧水中红日飞鳧，
树影间白云偷渡。

田在树梢挂着——
望不断的匹匹白布；
树在云里悬着——
听不尽的鸟笛、蛙鼓。

远处一声牛角，
惊起双双白鹭，
人儿荷犁归来，
身后水牯迈着阔步。

小伙子扯片木叶，
想把甚么心思倾诉？
遥见寨上烟缕，
舞个不住。

牛儿也解人意，
悠悠加快了脚步。
山更静了，
清溪是跳动的音符……

远山。近水。桐花。树影。一片暮春景致，清淡如水濡墨染。不

说树影倒映于田水之中，而说“田在树梢挂着——望不断的匹匹白布”；不说鸟鸣于树，蛙鼓于田，而说“树在云里悬着——听不尽的鸟笛、蛙鼓”。利用物象和倒影的关系，虚实相生，表现得含蓄有致；后面两节，写人，人富情趣；写牛，牛解人意。古人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读寒星这首诗，此之谓也。诗人给我们描绘出这幅意境幽远，韵味清新的水墨画卷，乃是诗人前期创作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此外，他的《泉边》：“树上枇杷，/水里枇杷，/攸攸蝉鸣，/摇动片片桐花。//苗寨醒来了，/小路上草鞋扎扎；/花裙花袄，/泛一派流霞。//黛帕来背水，/盛一桶朝霞；/黛银来漱口，/吞下了月牙……”也荡漾着同样的诗情画意。《桔林夜曲》、《车过榕江》都善于攫物取景，注入感情，创造出形象如画的艺术境界。寒星前期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贵州少数民族的风情习俗的，这集中地表现在他收入诗集中的《远方有客来》和《马郎坡上》两辑中。这些诗因为表现特定生活的需要，采取了记实为主的手法，给人以浓烈的地方气息和生活实感。但由于过多的铺陈，而冲淡了诗的形象和抒情，减弱了艺术感染力。

寒星前期的诗歌创作，由于有较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能从生活实感中提炼出富有诗意的形象进入诗的画面；同时，注意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汲取养分，从而形成了自己清新、隽永的风格。但是，无容讳言，寒星前期的创作，没有摆脱五、六十年代总的诗风的影响。写遵义、娄山的诗，不少停留在感物咏怀的泛泛抒写，而且离不了“篇末点题”，即“卒章显其志”和结尾“升华”趋向；有的诗满足于直观外在的描写和比状，表现出对生活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的诗甚而有忽略揭露生活矛盾的迹象；有的诗则纪实性太强，铺陈事体过多，减弱了诗味。

二

四人帮的被粉碎，把寒星的诗歌创作推向了第二个高峰。巨大的欢乐，淡淡的哀伤，历史的沉思，大幅度地开拓了他诗的视野。诗人对社会，人生，现实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诗的天平上，诗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砝码，因而有了新的分量。诗的内容更广泛、更深刻了，诗的力度和思想的厚度增强了，诗的表现手法和风格也有较大的相应的变化。为了追回逝去的时光，诗人焚膏继晷，诗情勃发。几年来，寒星在全国各地诗的领空，放飞了一批又一批诗的鸽群，这些诗的精灵，以其激越奋飞的情感，拍打着人们心的门窗。《星星》诗歌奖的获得，给诗人很大的鞭策和鼓励。他变得更加勤勉和奋进，决心以更好的作品回答时代的期望。

和很多曾经受厄运而重新复苏的歌者一样，寒星在重新感受到太阳的强光的时候，免不了有些晕眩，甚而眼前发黑。是的，荒唐的岁月给诗人带来了心灵的重创。而当诗人沐浴着艳艳春阳的时候，自然会对过往的严冬进行冷峻的思考。

可以说，每当历史发生断跌之后，人们为了不再重蹈复辙，都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十年浩劫，是一段罕见的特殊的历史，它的影响可以说波及到了全社会的每个细胞层。因此，对这段历史的反刍和回嚼是人们的一种普遍要求。而诗人的神经是更为敏感的。艾青说过：“诗人只有丰富的感觉力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丰富的思考力。”（《诗论》）寒星同志在这场浩劫中有自己特殊的遭遇，因此他的思考既有普遍的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于是，便产生了《滴在时代断层上的泪》这些诗。于是，便有了《早凋的落叶》的悲伤；便有了《失去的阳光》的哀叹；于是，

便有了用“一抔黄土，掩埋了一切屈辱”的铅重般的《泪珠》，便发出了《不！我不是一条衰老的河流》的呼喊。诗人这种对历史的思考，在《珠江灯影》中表现得较为充分和典型：“我们曾在严寒里跋涉过崎岖的山路，/就以为春回地暖到处是莺歌燕舞。/我们曾在长夜里亢歌以代哭，/就以为阳光全是轻快的音符。/我们天真，/我们糊涂，/我们以为头上既是蓝天，/就绝不会飘来一丝云雾！/我们淳朴，/我们盲目，/以为世界只是红黑两色组成，/客观规律也得听从人的调度！/我们简单地区别复杂的事物，/我们虔诚地把思维权力引渡……”这些诗，显然是以深刻的笔力在解剖一个畸形的时代。它不仅唤起人们对历史的痛忆，而且给人以深邃的思考和启迪。

诗人毕竟是祖国和人民的儿子。他深知，祖国和人民承受了更大的历史性灾难，个人的悲欢，应植根于人民的土壤。因此，诗人在目击那些长发的瀑布，纱裙的彩浪，袒露的胸怀，覆盖的墨镜的时候，便发出：“不，我并非羡慕这异国的风情”的声明（《泪的焊接》）；也正因为如此，诗人“从破碎的心中涌出了血，血光点燃一个民族的企慕——向往！”是的，对历史的思考，是为了披露病根；抚慰创伤，不是为了索取抚恤！因而诗人的情绪是乐观、积极、进取和奋发的。《长堤上有一棵相思树》便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脚下是混凝土的路面，只有一尺见方的泥土。”这便是留给相思树维系生命的养料。虽然岁月的重荷压弯了它的腰，但它仍给人们撑一伞绿荫高罩。不求索取，但求造福于人类，这就是诗人所追求的崇高精神，总之，思考与展望，哀伤而不沉沦，痛苦中的振奋，个人的遭际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的结合，构成了寒星这一段时期的重要抒写主题。通过诗人的抒情，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某些强光，表现了诗人与人民脉脉相关的思想感情。

诗人正是从自身的实际感受出发，以那个时代为背景，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所遗留的重要命题。诗人深叹道：“一支笔曾使我从人变成鬼”，而今“人终于可以活得象人了”，“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但是，那些年，人与人的关系是冷漠的。正如诗人在《白云山夜眺》中生出的感慨那样：“只要是星就都在闪光，/哪怕是极小的一颗，/也不会寂寞里沉沦。/它们从不互相排斥，/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进，/互相映衬，彼此吸引。”诗人进而深思道：“莫不是星与星之间的关系，/另有不同于人的睦邻标准？/还是天上的星群，/都有真善美的灵魂？/才不以光年计算距离，用光的沉默显示纯洁的信任？/用光的晶莹表达爱的坚贞？”诗以星象征人，盛赞了星群的睦邻相处，互为信任。在《废弃的竹节》中，发现了“这里似乎有过一场战役，/尺多长的墨绿竹节……/残骸般纵横满地”；“它们本可以化成笔筒、花瓶”；但终于“任苔藓在身上罩一重斑衣，/彩色的幻想空悬在饥渴的梦里。”是的，那场战争的危害是很大的。它不仅使国民经济濒临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也使大量的人才遭到毁弃。在《人——透明的立体》一诗中，诗人纯真的渴求抒发得更为透彻。“人——本来是立体的，/有血有肉，有爱憎，有呼吸。”诗中对“圆滑”的“鹅卵石子”进行了深恶痛绝的诅咒，最后，从心里喊出了长久积压的热望：

舒展开来吧——人！……

你既非生满青苔的卵石，

也不是四季变色的蜥蜴。

既是大写的一笔，

就该是贞洁透明的立体！

寒星这段时间还有不少抒写爱情的诗，写得真切，细腻，感情深沉，情意缠绵。十年浩劫的畸形历史，给诗人家庭和爱情生活上人为地造成了许多波折。他和爱人分居国内外，但感情的红线，却无时无刻不把他们联结。他在《思念》中写道：“思念，象一缕风，/摇着银白色的小铃，/追逐着消逝了的梦。”“思念，是一缕烟，/悬着蔷薇色的憧憬，/膨胀在寂寞的夜空。”诗以实写虚，既缥缈，又实在，既空蒙，又深远。最后，“谁拨弄半掩的窗帘？/梧桐叶悄无声息地一动，/窗台上摊开无字的信封……”由思而想，由想而幻，又由幻觉堕入眼前，把思念之情推向极度，而整首诗却含而不露。最末一句，乃点睛之笔，给人无穷遐想。

但是，寒星毕竟是感情外露的诗人。他的情感是勃发的，却又往往表现为如倾如诉，昵昵私语，娓娓道来。终于，历史开放了天街，牛郎织女相会了。诗人是这样描写相会时的情景和抒发内心感受的：

一朵浓云匆匆掠过头顶，
深情的细雨绵密而又晶莹。
是谁用桃红的花伞撑开了雨帘？
轻盈的身影象一片藕荷色的风，
蓦然闯进泪水模糊的瞳孔。
一缕苦涩略微回甜的雨丝，
终于焊接起一个
被扭曲的时代压碎了的家庭

……

总之，寒星这一时期的诗，情绪饱满，激越，真切，能给人

以拨动心弦的力量。但某些篇什，由于伤痛和哀怨过多一些，不免给人以压抑之感。

三

如果说，刚粉碎四人帮那段时间，寒星比较注重对过去了的时代的断层进行解剖和内心的抒发的话，他近期的创作则转向了对火热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诗人深入赤天化和东北工业区后，所写的反映工业战线的诗篇中，这些诗，不仅洋溢着火热的生活气息，而且在工业诗的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尝试，比之他建国初期所写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了显著的进展和较大的飞跃。

走进工厂、矿区，看到的是机床的飞旋，传送带的奔驰；听到的是机器的轰鸣，马达的喧嚣。从场景到物象的形态、色彩都比较单调和模式化。这当然没有身临山川，纵目四野那样容易捕捉诗的形象和进入诗的境界。寒星却善于用诗的眼光去审视一切工业现象，能从机械的操作，生产的原件中去扇开诗的翅膀，从而展开联想与想象，赋予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以鲜活的形象。如他把赤天化比做一朵赤水边上盛开的玫瑰：“山上的新楼枝蔓交错，/水边的驳船绿叶低垂；/林立的塔罐是银亮的花蕊，/雄伟的氮罐是粗壮的花蕾”；把传送带上缓缓送出的白色化肥，比做一群群“浮游的白天鹅，/身上，负荷着农田开发的重负……/正衔着曙光般莹洁的爱，/鳐向未来！”；把金银丝车间比做“只只银灰色的天蚕，/不断喷涌出金丝银线”，为“汨汨奔淌来的生活，/镶一道绚丽斑斓的梦幻”；他还把电子绘图的彩笔，比作“蜜蜂翩跹的羽翼，……/轻快地把春的因子取集”；把制造飞机的深山，比做“会飞翔的山谷”等等。工业诗，能超脱于没有生命的物体原形，比

附以美的形象，这就避免了呆板和枯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自然，对事物的比状，描摹，并不是什么新的手法，但对于工业诗来说，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比停留于生产程序的铺陈和就物写物来说，当然要高出一筹。但是，寒星对工业诗的真正探求，还在于他能把工业生产的描叙和浓重的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从工业生活中得到的感受与对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和对未来的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地加强了诗味的浓度和思想的深度，升华出诗的哲理和给人深刻的启迪。寒星在这方面的探索虽说才刚刚开始，还谈不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这对于丰富工业诗的表现手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他在《浇铸——写在合金车间》中这样写道：“不，这正在浇铸的，/岂仅是铝合金的溶液？/哪一个长方形的锭模，/不飞快凝结着新生活的固体？”“银亮银亮的是人心”，“滚烫滚烫的是情意”，于是，认定这“即将成型的生活，/纯净得梦一样情真，/迷蒙得海市蜃楼般美丽。”诗人从铝合金的浇铸，成型，想到生活的成型；从浇铸铝合金溶液，想到人心的融合，情意的真挚。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生活中人们的美好纯真关系的又一次企求与渴望。

组诗《鞍钢奏鸣曲》，结合工业生产，对生活的思考，对信念的追求和对理想的憧憬抒发得更为深透。请看《这里在冶炼历史——写在第一炼铁厂》：

又看见你了，
陆地上的艘艘巨舰！
你炽热的炉体，
鼓荡着力的弧圈；
正负载一个奋发的时代，

溅起白云激飞的波澜。

十一座高炉，
是十一根庞大的桅杆；
不，十一条钢铁的好汉！
热汗淋漓地蒸腾着
美丽迷蒙的梦幻，
梦里也喷薄着火信念。

这哪里是在写炼铁？分明是在抒发诗人强烈的时代感受！诗人三十年前也曾在此驻足吟咏。那时我们的钢铁工业才刚刚起步。历史的裂变，使得它没有得到应有的进展，反而一度濒于死灭。而今，我们的大工业正在起航了：“你彩色缤纷的铁雨，/滋润着民族良久的期盼。”“排渣了，热浪乘着烈焰！/那液化的可是历史的忧患？”我“透过蓝色的镜片”，“仿佛看见了日冕的璀璨。/呵！我的祖国正在航天……”。同样，在《生产阳光的地方——写在第一炼钢厂》中，诗人面对鼎沸的钢水，抒发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炽热感受：“我感觉到爱的潮水，/已弥合了岁月的创伤，/正漫过精神上的冻土地带，/催发出蓬勃的生之欢畅。/我感到时间空间，/已浓缩成白炽的光芒”。“千度高温冶炼着历史的断章；/冷酷的严冬融化了，/大片的黄昏，/正沿着翻腾的炉膛，/在出渣口上流淌。/而那金蛇狂舞的炉口上，/奔涌的是钢水的烈焰？/还是已经成熟的思想？”从钢厂的实景生发开去，找到思想感情的对应物，言在此，而意在彼，巧妙而深刻地抒发自己的感受。

在《彗星，在穿梭——写在无缝钢管厂》中，热烈地礼赞了穿孔机象“彗星颤动的长尾”，扫破“已经冷却的天体”，“力的抗

衡、穿刺、突破，/顶掉闭锁，/闯开阻遏，/贯通一线透明的生活。”诗人从无缝钢管的生产，联想到对生活的疏通，对板结和阻塞的穿透，都能予人启示和思考。

总之，寒星这些工业诗，没有让自己的诗思停滞于工业生产的一般现象的描叙，而是从事物的单一的表面，走向了思想的纵深和立体，从而开拓了诗的广阔空间。他能把工业的叙事和独具个性的抒情，把从工业生产中攫取的形象和哲理性的议论，把沉重的历史感和对理想的追求融为一体，铸成自己的合金，标志着诗人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又跨出了新的一步。

四

我们在讨论寒星各个时期的创作时，对他各时期艺术上的追求已有所论析。这里，我们将对他“文化大革命”后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作进一步的探讨。

寒星诗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感情激越、热烈，而又深沉、细腻，有鲜明的抒情，又融合时代的特征。如在《不！我不是一条衰老的河流》中所反复咏唱的“在恨的荒原上踟蹰，/在爱的流火中奔走；/二十五年了呵，羊城，/我终于再度流经你墨绿的窗口。/不！我不是一条衰老的河流……”辐射出一股炙烤人心的热能；象《长堤上有一棵相思树》，《南国之夜》，《思念》，《我从雪里来》等的感情又表现为深沉、凝重；表现爱情的组诗《墨绿的旋律》中的感情，既热烈，深沉，而又细腻，入微。诗的本质特征是抒情。没有感情的诗就象贫血的病人一样苍白。寒星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情动人。他那强烈的呼喊，会在你的心空刮起感情的风暴；而他那昵昵波动的情绪，又会使你的心弦发生共鸣，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陶冶。总之，寒星是个感情充沛的诗人。当

我们受到他诗的感染的时候，甚而会暂时忽略他诗中的某些不足。

近几年来，寒星诗歌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诗中所呈现的较浓的理性色彩。理性和感性是一对矛盾的统一，感性是理性的基础，而理性又是感性的升华和凝结。诚然，诗需要形象思维，需要从客观事物中捕捉感受，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它还必须经过诗人主观的加工和提炼，从而上升为某种观念的表达。黑格尔说，当真的，美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美学》一卷142页）所以不能简单地排斥诗中的理性色彩，只要理性是建立在形象的基础上，二者并达到有机的结合，便产生出诗的美学效果。寒星的诗，大多能注意从形象中提炼出哲理，表达出具有一定意义的观念。如《岩笋赋》，通过对生长在山岩龛牙、卵石瞪眼的贫瘠山谷中的岩笋形象的描绘，表达了“你在苦难的砾石里破土，/对既往的艰辛绝不咨嗟回顾；/你把信念的尖顶伸向未来，/毫不顾及生之途上任何险阻”的顽强精神。此外，象《种籽》、《早凋的落叶》等都具有这一特点。

寒星诗中的理性色彩还表现在他诗中的思考和议论上。过往的时代，让人们支付了巨额的学费，当那种狂热冷静下来之后，这就更需要思考，需要理性的认识，需要议论。那种盲目乐观，空泛浮夸的诗风显然和我们这个时代不相容了。艾青曾说过：“我每天洗刷自己的头脑，为新的日子思考。”又说，“用明确的理性去防止诗陷入纯感情的稚气里。”（《诗论》）寒星诗中的思考和理性，表明诗人思想的成熟，表明他对生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如诗人写道：“噩梦里那酷寒的气候，/曾让我沉滞得太久，太久；/时代断层里那窒息的痉挛，/可能仍攀附着我嗜哑的歌喉。/但一旦闯出幽